

快樂中學習

李寶珠（87年8月）

我於民國87年8月才進入書號中心工作，在書號中心裡，算是資歷最淺的一位，目前的我暫代蘇雅玲小姐的職務，負責出版品預行編目的分編、建檔、校對、傳寄、歸檔、業務諮詢……等工作，因為一切尚在學習中，所以在分類、訂標題的進行中，對於經常要翻找參考書，或向資深同事請教各種學科分類問題，這樣的學習我想正是這份工作的魅力所在。

以前在大學就讀時，曾聽說出版品預行編目的分類、編目是由工讀生所編製，其可信度頗值得商榷，沒想到在巧合的情況下，我進入了國家圖書館的最高單位——書號中心（因書號中心位於建築物的最高層——七樓，故戲稱之），實際參與出版品預行編目工作後，這時我才發現，出版品預行編目的編製，除了建檔的分類編目人員對資料做第一層的把關之外，更有細心、學識豐富的審核人員，對資料的再三確認後，一筆資料才算大功告成，此時資料才正式傳真給出版社，所以書號中心的資料，是由圖書館專業人員在細心、認真的態度下完成的。

在書號中心工作，我想對一本書的想像力必須要足夠，在圖書館裏有各樣的書籍存在，而在書號中心，我們看到的不是完整的書籍，而是一張張出版社傳真的書名頁、版權頁、序言、目錄，甚或章節樣張等，這時擔任分類、編目人員的我們，就要發揮福爾摩斯的細心推理精神，從僅有的序言、目錄中，去搜尋有關這本書內容的蛛絲馬跡，並且隨時與出版社保持最密切的連繫，直到歸類至最適當的類號為止。

在書號中心的學習，是自在而快樂的，在最能掌握新書資訊的單位中工作，對於喜歡閱讀，搜集書籍情報的我，我想這裏的工作，是帶有幸福的空氣的。

難忘的工讀生涯

林玉凡（83年7月—9月）

五年前7月初的一個早晨，冒著風雨，來到了國家圖書館報到，一樣磚紅色的偌大建築，一樣素色的T恤配上一條泛白的牛仔褲，但卻換上了不一樣的心情，從讀者變成了工讀生。

心情雖有稍許不同，但心裡對這個課暇時流連忘返的磚紅色建築——知識的寶庫，眷戀之情，更不在話下，伴隨這樣的心情，我決定要在這有限的兩個月中，好好學習、努力。

報到之後得知被分派至七樓的國際標準書號中心，於是開始了往後兩個月的打工生活。先說說我對書號中心的觀感，我認為這裡是一個散播文化種子的地方，當書號中心把一個個ISBN，像發身分證字號一般，配給那些欲出版的新書時，似乎看到一個個智慧的碩果，積成充滿書香且井然有序的文化大國。

在我的眼中，書號中心的工作者非常特別。當我看見他們認真工作時，嘴裡沒有一句抱怨，臉上泛著奪人的光鮮笑容，他們用雙手刻鑿那阻礙進步的巨石，用汗水灌溉原本荒蕪的園地。雖然書號中心只是國家圖書館的一隅，但我想其他的部門應該也是如此，生生不息，日復一日的服務大眾，貢獻於社會。

書號中心幾乎每日八時整，就開始規律的運作，除了工作還是工作，電話、傳真機、電腦、印表機不同的聲音，交織成一個專屬書號中心的樂章，不時伴隨著一些研究和討論的「智慧之聲」。除此之外，還有一些意外的小插曲，如：傳真機出了問題，工作人員急得怕出版社的資料傳不進來，或是出版社及申請者有了怨言，工作人員還是必須在偌大的「機器」交響樂中，耐心地、溫柔地解釋給他們聽，讓我不禁懷疑，因為我的價值觀被混淆了。

您也許會問？我有什麼樣的價值觀呢？讓我一一道來，以前的我，也就是還未在書號中心工讀前，也曾服務過其他公務單位，在那時的打工時間裡，給我的印象是那些公務人員對服務民眾的不耐煩、上班態度的不積極、看報時間特長，還有電話因私人的事務常常佔線等等，但是到了書號中心服務以後，我的觀念卻被改變了，書號中心的人員，謙虛、勤勞、有智慧、有耐心。我寫這一些感想，並不是一些八股的讚頌，而是出自內心的讚嘆；並以拙劣的文筆寫下這段期間在書號中心的美好回憶。我想，他們也許體會不到「偷得浮生半日閒」的悠哉心情，但是卻有著「工作完成正好眠」的負責心態。最後我要對書號中心的工作伙伴們真誠地說一聲：謝謝！

· 值國際標準書號實施十周年，本專輯由任職於中心同人分別執筆抒發工作心得與感想，並記載每位作者進入中心服務時間。